

梵天禅寺

□蔡伟璇

推开梵天寺一侧的山门，拾步跨过高高的台阶，信步入寺，迎面便是一股禅意：寺门内的菩提，遮天蔽日，青绿幽深。走上台阶，两旁是两座距今900多年的宋代婆罗门石佛塔。这两座石塔原是同安城区内西安桥桥头桥尾镇保平安的镇桥塔，1957年历史学家郑振铎先生到同安考察时，发现它价值很高，怕发大水时被淹没，建议把石塔移入梵天寺内保护。它们因此客居梵天寺内，在菩提冠盖罩护下颐养天年。

包括“文革”在内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石佛塔风雨不倒地站立在那里，供人们观赏和研究古代宗教史及石雕艺术之用。我每次从菩提树下它们身旁走过，想它们长年被禅寺护佑，经年累月，晨昏浸染，会不会有一天，也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

菩提树虽古老，心形的树叶，却是年年岁岁柔润明绿。穿过幽幽树荫，走过萋萋芳草，去参拜一尊女性的佛——注生娘娘，这很符合女性的审美意趣。

注生娘娘，据说是生前的碧霞元君，又说是临水夫人。这两个女性化的名号，很引人遐思。梵天寺右边独立的小广场上，注生娘娘庙盖得颇为阔朗。朱漆大门内，注生娘娘端然于厅堂之上，面容安详慧净，观一眼，天上人间的距离便拉近了。

在同安，每过完农历年，人们就会盼着正月二十的到来。农历正月二十，是梵天寺一年一度的盛会。每年的这一天前后，梵天寺人山人海，前来朝拜的善男信女，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很偶然地听人提起，这一天是梵天寺内供奉的注生娘娘的诞辰。听的时候很

是意外，不太相信。待查阅资料，方知此言不虚，注生娘娘的诞辰成为梵天寺一年一度的庙会由来已久。一座雄峻的“庙宇”，其庙会的日子，是偏殿中的女佛的诞辰，可见这禅寺的文明与涵养。

查阅《同安县志》等古籍，其中明确记述，梵天寺于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创建，与福州鼓山涌泉寺、莆田广化寺、泉州开元寺、漳州南山寺同为福建沿海一线名寺。它比厦门南普陀寺早300多年，比泉州开元寺早100多年，乃八闽最古老的寺庙之一。

是不是就是这样特别厚重的历史，特别悠长的文明，滋养催化了它，才构筑出这样一种不平凡的精神世界。

注生娘娘殿往上，是原梵天寺住持厚学法师的纪念塔。塔前小石亭子内是厚学法师的石雕塑像。塑像前有石案，案上只有一只描画的盖碗，碗盖内清供的，不是香茗，乃一盏清凛的净水。至简供奉体现了厚学法师一生为人的做派。厚学法师在世时，长年吃的是稀饭配破布籽（朴树籽腌制的配料）或豆腐干，衣着也极为简朴，所有化缘来的钱，都用在建设梵天寺。

厚学法师纪念塔的背面及四周，松柏苍翠，林郁树茂，像厚学法师幽深的精神天国。

梵天寺是禅宗南派临济宗的支派，历代高僧辈出。除厚学法师外，著名的弘一大师和台湾佛教师印顺法师也曾挂单于此。

梵天寺是座开放的寺庙，不设门禁，不向游人香客收取门票。据说这是厚学法师的心愿——真正佛家的心愿。

梵天寺的春天是相当美丽的。寺门前整洁的小广场上，两三人才能合抱的参天古木棉树，在春雨之末，绿叶尽落，直指苍天的苍老虬劲的枝丫，顶出一树火红的大花，把小广场上的大半个天空，缀染得烛明火亮，灿若云霞。低头俯看脚下，让人不忍践踏的仍是一坨坨依然红艳着的落花。古木棉的花映红了古老的禅寺，而古寺的坚持可能也是古木棉树历尽风霜坚守下来的理由吧？站在这样绚丽的小广场上斜眺远望，不远处便是建筑格调大方明朗的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暮鼓晨钟声中，灼灼红花之下，传来的似有又有的朗朗书声。

转过寺内后殿——藏经阁，沿一旁石级上去，出后山门，便是文公书院（又名紫阳书院）。它是后人为纪念当年在同安主簿的大理学家朱熹而建，是泉州府最早的官办书院。紫阳书院曾经多次毁建，现在一楼院内惟一石碑默然独立，二楼则仅有一块朱熹自画像碑刻陪着书院的这位大主簿，甚是荒凉。

梵天寺历经磨难，数度废兴。现在站在大轮山上，看到的整座梵天禅寺，无论是最前面的金刚殿，还是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阁，或后面的藏经阁，无不富丽堂皇，巍峨峻秀，气势恢弘。寺前的文化广场更是占地23700平方米之阔大，有放生池、喷水池和相应的服务设施。这些建筑由下而上递次建在一条中轴线上。望着眼前重新崛起的梵天寺，想起仁慈法师说，紫阳书院已选址与梵天寺同在一中轴线上，我怅惘的心情便明朗起来——不久的将来，紫阳书院必将穿过尘封的历史来到人们面前。

梵天寺所在的大轮山，是同安区内的主要山峰，山脉绵亘似滚滚车轮。历代文人墨客，常来探幽登山，礼佛参禅。他们临风吟行，泼墨挥毫，留下许多摩崖石刻。春天之后，鲜润明艳的凤凰花便和山脚长年喷霞吐丹的美人蕉一起照亮大轮山上的这些佳章美文。

我读。从高昂中读出卑微
从大海读来污水
我在读。我读出喋喋不休的祥林嫂
读出阿Q
一直读到嗓子冒烟
读到渴

我读。读这些乡间麻雀，农民一样的眼神
我读，在一块枯草地
与另一块枯草地之间，读到父亲的咳嗽
读到十二月的脸了
我搓手取暖。我读

在这熙熙攘攘的人世，我知道
你我最终都会读成
一捧黄土。读！在一阵烟尘中
我读到了市长的宝马
读到了百姓头上的乌鸦
读到死

一座雕像

一只蝴蝶颤抖于我干渴的嘴唇
而泉水
不为拯救
我惊讶于他那固有的眼神
那嘴角
那神态
那扬起的风衣
哦，那线条
都让我焦渴。一座雕像！

一座雕像怎么能把刚毅
把洒脱
把棱角
把所有男人的优秀品质
都集于一身？
此刻，不要说是茅盾吸引了我
不是！是你
一座雕像，瞬间把我击毁



梵天禅寺



无法表达的。我想起一位牧民所说：“谁成为他的女婿，就会获得上百峰骆驼、几百只羊，当然还有毛驴和狗。”那是一种游牧习俗。我好几次想象着自己和一位蒙古女子，骑着花斑马，在青草稀疏、四边黄沙雄视的古日乃草原放牧。天空永远是湛蓝的，云朵永远都是水中丝绸的模样，风是干的，好像是一根根的细针。

然而这又能阻挡和改变什么呢？

穿过巴丹吉林沙漠西部，向北，黄沙堆积，浩瀚无际，与平展而幽深的天空两两相对。到额济纳旗府所在地达来库布镇，我蓦然觉得，这又是一片绿洲。

可是，男生父亲是教授，女生出身是农民，他们的爱情因为门第而遭到反对。他们在人去屋空的教室里有过男女之欢，被人看到。众口纷纭之后，秋天来临了。某日，这两名学生失踪了。许多天后，额济纳的一位牧民在林子深处，胡杨叶子最灿烂的地方，看到两具相互拥抱的尸体。

当我沿着平展宽阔的公路返回，沿途的河畔，破旧的城堡在大漠中沧桑苍凉，与沙漠浑然一色的村庄被杨树包围。妇女们总是以头巾裹面，有人说当年玄奘西去印度时候，猪八戒色心难改，沿途总是骚扰女性，因此这里的女性都以头巾裹面的方式规避灾难。

我所在的单位就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南边是鼎新绿洲，向北就是大戈壁沙漠了。这是一个小小的区域，人烟稀少，被河滋养，被沙枣树、红柳和杨树护佑。从1992年开始，除了读书，几乎所有的时间我都在沙漠。有些年，我还在沙漠的热带地带工作。我起初是焦躁和不满的，因为荒凉是人对视觉的巨大摧毁。逐渐地，我安静下来。随着时间流逝，我在发生变化，从肉身到灵魂。鼻血不再流了，身体变得坚硬，内心不再仓皇，而是沉醉。

在沙漠生活是一种修行，一种由外而内的塑造。沙尘暴通常在春秋两季，夏天偶尔也会风暴连天，昏黑如夜，风暴的声音如万千奔兽，那种摧毁是无可匹敌的。但在沙漠安静的时候，月光普照，可以把人照穿。

高尚使人痛苦，庸俗使人快乐。我发现自己适合于沙漠，在沙漠当中，我可以是一匹狼，也可以是一只羊；可以骑马狂奔，模仿古代的将军和骑士，也可以一个人歪坐在一棵沙枣树下喝酒、看书、冥想。

2010年，我在沙漠生活了整整18年。一个人在瀚海当中，可以忘掉世界，对他们的喧嚣也觉得可笑和浅薄。在沙漠，一个人可以确切无误地找到并透视自己。有一个朋友说，沙漠太可怕了，一辈子都不想去。我笑笑，然后低头。事后，我对他说，不去沙漠，就不知道逼仄、紧凑的生存之外，还有一种辽阔；庸碌的时间当中，还有一种洞彻灵魂的博大与安静。在沙漠里，你走不了很远，但可以走得更深。

沙漠故事

□杨献平

但是这里极其小，与传说的汉唐时期的水泽之国、居延粮仓有着天壤之别。小小的居延海在唐代诗歌中占有巨大分量，而今只剩下一面小湖泊，以镜子的方式，在四面低纵的丘陵当中，对抗风沙和逐渐溃败的自然环境。

胡杨林可能是惟一的动人风景。有几次，我到林中去，在干燥的白沙与红柳树之间，从金色的叶子缝隙中看到深得让人心神俱空的天空。坐在某棵干枯多年的胡杨树桩上，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无数的人，有骑马挥刀的、翩翩起舞的、跪地仰望的、驱赶羊群的、骑骆驼缓行的，甚至有在阔大帐篷中交合的、在黄沙窝里四目相对的、用胡杨叶子喂羊只的、引弓射鸟的……那种景观，好像呈现了额济纳所有历史及其民众的生活图景。

10月的胡杨林是天然的宫殿与洞房，世上所有的王者与相爱的人，都应当在此度过他们人生最美好的一刻。在河西某城市读书的两个学生，他们相爱了。

在庐山疗养院，我遇到了一位边防军人，因为他的爽直，我们很快成了要好的朋友。有一天下午，我邀他一起到庐山影院去看《庐山恋》。开始，我还担心那是一部老片子，他没有兴趣，没想到他毫不犹豫满脸笑容地答应了。

《庐山恋》这部电影是我高二那年看到的第一部爱情电影。那时，农村放电影是一个村一个村轮流着放映。记得在我看了第一场《庐山恋》后，整整追着看了一个星期，乐此不疲。庐山的秀美风景、女主人公的大胆热烈与漂亮，从此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记忆里。在我青春的梦乡里，时常梦想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能出现像《庐山恋》一样的爱情。

边防军人姓车，叫车长宏，人长得又高又瘦，脸膛黑里透红，看他的面相就知他来自高原，来自紫外线照射强烈的边防。车长宏在中印边境一个没有名气的红旗拉口哨所任哨长。他当兵13年，在哨所服役13年，一个真正的边防军人。他给我讲，在他30岁的生命历程中，有3个地方他待的时间最长，一个是离他的故乡甘肃敦煌不远的山沟乡村，他在那里整整生活了17年；另一个是红旗拉口，那是他的第二故乡。他从敦煌直接到了边防，3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他就被分配到了红旗拉口哨所，一干就是10多年；最后一个也是庐山，本来他与庐山是没有什么牵连的，当兵第8个年头，他作为优秀边防军人第一次到庐山疗养，观看《庐山恋》电影时认识了一个姑娘，从此他与庐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与庐山姑娘相知相爱，是车长宏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当我与他来到庐山影院大门口的时候，他对着一旁一块写有“庐山恋”的石头，跟我讲起了他与心上人认识的过程。他说，当时正值旅游旺季，看《庐山恋》的人非常多，票十分紧张，当他正准备走进影院的时候，一个姑娘突然对他说：“大哥，你手上有多余的票吗？”面对姑娘的微笑，他马上伸出手，将手中的票递了过去。姑娘要给他钱，他没有要。他说：“小事一桩，我在庐山疗养，有的是时间，今天看不成，明天、后天还可以再来。”姑娘在九江旅游公司工作，叫卞玲。当时正逢1998年抗洪抢险过后第2年，卞玲听说他是边防军人，一下子对他产生了好感。卞玲约他在第2天的同一时间，在写有“庐山恋”的石头旁见面，以表她的感激之情。

车长宏抽了一口烟继续对我说，没想到第二天庐山大雾弥漫，到了下午大雾还不见减弱，一米之外都很难看清楚人的面孔。他提前步行来到约定的地方，看满山的大雾，他不知道卞玲会不会按时到来。因为雾大的原因，路上根本见不到什么行人。在电影即将放映前，卞玲姑娘却像天女下凡如期而至。车长宏万分惊喜，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与女孩相约，第一次与一个姑娘看电影。卞玲之所以迟到，原因在于雾大，公共汽车停运，她从山那步行10余里来到电影院。

因为一张电影票，边防军人车长宏与导游姑娘卞玲相识，他们像《庐山恋》电影里的男女主人公那样谈上了恋爱。美丽的庐山，每一处秀丽的风景，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留下了他们热烈相爱的身影，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憧憬。他们的爱情故事因看《庐山恋》而起，也像《庐山恋》那样一波三折。因为地域的不同，他们一开始遭到了卞玲家人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山高路远，饮食文化差异太大，结婚之后两地分居困难太多。卞玲姑娘采取软磨硬泡的办法做通了父母的工作。卞玲的父亲见女儿下定决心，非车长宏不嫁，只好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但提出一个条件，必须落户九江，因为他们只有这个宝贝姑娘。车长宏说，他没有任何条件，只要能娶上卞玲，他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在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他们好不容易领取了结婚证，可到了结婚的日子，车长宏又因战备训练和气候的影响，先后几次推延婚期。2003年，他们终于走进了婚礼的殿堂。

车长宏含着热泪地给我讲，他与卞玲结婚之后是幸福的。可是，就在他们新婚后的第2个月，一次偶然的事故，却让卞玲从此与他阴阳两隔。那是2003年的夏天，他们在九江举行婚礼的一个月后，卞玲从拉萨乘坐长途汽车赶往红旗拉口，车到加措就没了通往前面的汽车。卞玲姑娘按照车长宏的安排，在加措换乘部队开往红旗拉口的给养车，汽车沿着山边向红旗拉口哨所进发。蓝天、白云仿佛就在头顶，卞玲一次又一次兴奋地伸出手，去抓那随车而行的美丽云朵。汽车翻越一座座山峰，眼看快要到达红旗拉口哨所脚下时，蓝蓝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转瞬之间下起了暴雨。一时间山洪爆发，通往前面的一座桥梁被洪水冲垮，给养车再也无法前行。一人赶忙下车，望着滚滚的河水而兴叹。就在带车的干部决定打道回府的时候，卞玲做出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决定，她要顺河而上，借助山梁，绕到河的那边去，然后沿战备公路到达红旗拉口哨所。在场的人听了都十分的惊愕，他们都没想到一个纤弱的女子，会有如此惊人的想法、决心和举动，带队干部劝她，河的上游，山高林密，十分危险，让她一起跟车回去，择日再到红旗拉口哨所。可是，卞玲下定了决心，执意前行，说自己就生活在长江边，会游泳，而且常年奔走于庐山、井冈山，对大山熟悉。无论带车干部怎样劝说，都无法改变卞玲的主意，最后没有办法，带车干部只好让一名同回红旗拉口的士官陪同卞玲。为防止意外，带队干部将自己的手枪交给了士官，并带足了子弹，带足了干粮。

士官在前面带路，卞玲跟在后面，一开始路还好走，越往山里走，路越陡峭，因为缺氧，走不多远，两人便开始气喘吁吁，有几次士官都打了退堂鼓，没了往前再走的信心。可是，卞玲每休息一次，每接近红旗拉口哨所一步，她的意志就更加坚定一分。他们在中午的时候，终于走到了河的最上游，那里水小多了，但依然湍急，在两块巨石上，一棵粗大的树干架在上面。士官说，这是猎人行走的路。树身仅供一人行走，为了安全起见，士官先上树探路，并敏捷地过了桥，当他决定返回接卞玲过桥时，卞玲没有同意，她勇敢地踏上了卧在河流上面的树干。树身很粗，走在上面给人很安稳的感觉。只是下着雨，上面很滑，卞玲张开双臂，小心翼翼地前行。眼看卞玲就要到达河的南岸，再往前走两米，就能安全过河。此时山谷里突然刮起一股猛烈的旋风，穿在卞玲身上的军用雨衣被吹得像帆一样，她那轻盈的身体像燕子一样被吹得飞了起来。士官急促地高呼：“站稳了，趴下，趴下。”士官的声音却被风吹走了，他伸出的手，什么也没有抓到，只抓到了翻滚的乌云。

车长宏坐在刻有“庐山恋”的石头上给我讲，天黑时，士官才一身水一身泥回到了红旗拉口哨所，痛哭流涕地给他讲了卞玲被风吹走跌进山谷的经过。那一晚，红旗拉口的哨兵们都哭了，因为他们知道，卞玲执意要在当天赶到红旗拉口哨所，是受全体官兵的邀请，为他们举办独特的婚礼。

卞玲为了心爱的恋人，为了雪山上的婚礼，为了边防军人，为了让战士们享受一场婚礼的幸福，就这样奉献了她年仅23岁的生命。车长宏泪流满面地从口袋里摸出精致的酒壶，往壶盖里倒了一滴酒洒在身旁的石头上，然后仰头喝了一口酒继续讲他与卞玲的美好故事。他说，卞玲是他一生中碰到的最好的姑娘，也是他一生遇上的唯一的好姑娘。9年过去了，只要有机会，他都会利用休假时间到庐山，或申请来庐山疗养，看庐山风光，看《庐山恋》的电影，重复地走他们走过的路，看他们看过的风景，只有这样，他的心才能得到慰藉。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切身感到卞玲就在他的身边。

车长宏说，庐山电影院几十年只放一部《庐山恋》，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我每到庐山一次，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几乎一天看一次，加起来也看了近百场。他担心我不相信他讲的话，就从军用挎包里拿出了厚厚一把庐山电影院电影票存根。我接过那厚厚一把《庐山恋》的电影票，觉得是那样的沉重。我想，这才是一个边防军人对自己心爱女人最忠实最深沉的爱，也是对他纯真爱情最有力的见证。我还想，如果不是边防军人车长宏就坐在我的面前，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

他说他以后还要继续来庐山，看电影《庐山恋》，不为别的，只为满足对卞玲的思念，只为有一天感动庐山影院的员工，将卞玲那美丽的照片一同挂在庐山影院的展览厅里。

在庐山疗养的日子里，我与车长宏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说自从卞玲随风而去之后，他没有心情再爱另外的女人。他说当今不少的女孩，世俗功利，见面谈的不是爱情，而是车、房子和票子。卞玲就不一样，她什么都不要，只爱他这个其貌不扬的边防军人。

随着与车长宏的深入交往，车长宏与卞玲的爱情故事，让我亲身感到，他们的爱情完全可以写一部新的《庐山恋》。我深信这部爱情故事要比《庐山恋》更加真实、凄婉、感人。